

席慕蓉 给年轻母亲的信

爱，也许不难，但要爱得合宜适当，却是一道不好解的难题。

你的孩子是你的。
你可以给他们你的爱，却不是你的思想。
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。



给年轻母亲的信

席慕蓉 著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高玉琪
封面设计：蒋宏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给年轻母亲的信 / 席慕容著. — 北京：当代世界出版社，
2012.4

ISBN 978-7-5090-0809-6

I. ①给… II. ②席… III. ③家庭教育 IV. ④G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040862号

著作权登记图字：01-2011-8121

出版发行：当代世界出版社
地 址：北京市复兴路4号（100860）
网 址：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编务电话：（010）83907528
发行电话：（010）83908410（传真）
 （010）83908408
 （010）83908409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：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
印 张：4.5
字 数：100千字
版 次：2012年9月第1版
印 次：2012年9月第1次
书 号：ISBN 978-7-5090-0809-6
定 价：1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！

目录

- 关于“陶冶”（代序）……………1
- 美的导师……………18
- 大世界与小世界……………23
- 讲究色彩不是奢侈行为……………29
- 画出心中的彩虹……………35
- 美丽的声音……………41
- 母亲的希望……………47
- 爱是一切的泉源……………53
- 童心的维护……………59
- 走一条繁花似锦的路……………65
- 金丝笼中的鸟……………71

给孩子一些美的熏陶·····	78
快乐的树·····	84
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·····	91
床边的故事·····	97
应该“抢先”吗? ·····	104
落空的承诺·····	110
美丽的错误·····	117
恢宏的心胸·····	123
没说完的话(之一) ·····	128
没说完的话(之二) ·····	134

关于“陶冶” (代序)

最近，台湾在一次升学测试的国文试卷上，出的作文题目是：“我在成长中逐渐明白的一件事”。据阅卷的老师们说，评分高低的关键在于考生是否能好好阐述“逐渐明白”这一个心理过程。

而我今天的这一篇文章，正好就遇到这个考验。我想说的是关于我和太鲁阁峡谷的多年交往，以及，在这个交往过程中逐渐明白的一些心得和感受。

不知道，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写清楚？

我曾经写过那个“开始”：

“十八岁那年夏天，第一次认识太鲁阁。

已经是大学二年级的暑假了，画了那么久的国画、临过那么多张画稿，才算第一次面对着真实的山水。

同行的都是同班同学，二十多个人坐在救国团借给我们的军用卡车上，从车子进入峡谷之后，就开始不断地惊呼起来：

‘看啊！我的天！快看啊！’

是啊！大家快看！这迎面逼人而来的千仞峭壁有着怎样一种无法形容的气势，而往下看到，立雾溪又以怎样曲折湍急的流势在深深的谷底冲刷着，在大自然惊人的力量之前，我们年轻的心胸整个沸腾了起来，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‘大地山川’，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“有限和无限”。

以后，每次想向别人形容那一种感动，每次都找不到恰当的形容词，挣扎了半天之后，最后总是那同样的一句话：

‘你一定要自己去一次，你去了之后就会明白我的

意思了。’

是的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在这世间，有很多知识是可以靠课本和老师来传授的，有很多事件可以不必靠亲身参与，有很多名胜可以卧游；但是，我们也一定要承认，对待太鲁阁是不可以这样的，你如果没有去过，你就没办法认识太鲁阁。

在那里，天和地是一体的，风声和鸟鸣是一体的，云雾和星辰是一体的，而当你置身其中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人和大自然也应该是一体的。

在那里，山上巨石之间，常有骤雨之后留下的潭水，我们走倦了，就和衣进入山泉里游泳，女孩子的黑色圆裙在碧绿的水面上漂浮起来，温柔的笑容如一朵洁净的睡莲。在那里，我们可以在夜色里横过涧谷，去探视那在白日里曾遥遥注视过的开满了野百合的山



坡，月光下，立雾溪不断地从谷底呼唤我们。在那里，年轻的心胸接受了大自然所给予的最庄严的洗礼，从山中出来以后，生命和青春似乎有了一层更深和更澄澈的意义。

那个夏天以后，我又陆续去了几次，虽说已经过了很多年了，路边添了太多不必要的建筑，每个停留的站上又有了越来越多的喧哗；但是，只要山和水仍在，那第一次的感动仍然会回来。看到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从我身旁惊呼着走过去，我心里就会很感激，感激这大地山川给我们的一代又一代的教育。”（《有一首歌》164页，一九八四年十月初版，洪范出版社。）

那个“开始”的相遇是一九六一年夏天，而在相隔二十年之后的这篇回溯的文字里，依然对当年的初遇念念不忘。

在八〇年代里，因为孩子还小，所以去的次数不多，但是后来就常常带他们去住几天，也会带东海大学的学生去。而最近这几年，反倒是我自己一个人到山中去与朋友会合了。有时候是去写生，更多的时候是无所事事地在山中间逛，去了一次再一次……

今年（二〇一一年）五月初的一个下午，我又置身在太鲁阁的峡谷深处。往下一直走到河床边，贴近立雾溪，周围是很费了一番功夫才攀爬过来的巨大的大理石岩块，岩石表面有着各种难以想像的纹路和褶皱，我坐在岩石上，听得见水声，也听得见风声和鸟鸣，公路上的车声倒是离我极远。仰视晴空上白云飘过，眼前山壁上的林木新叶萌发出的嫩绿，心里不禁涌动着一种极为愉悦的亲切感，好像游子回到故乡那般的幸福。

是的，这熟悉而美好的太鲁阁，每多亲近她一次，就好像更加深了对她的爱慕与感激，仿佛是回到了自己心灵的家园。

虽然，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亲近以及感动之间，五十年的时光都已经过去了。

一九六一到二〇一一，我在心中再次确认，是的，从初遇到此刻，五十年的时光都已经过去了。

我当然可以说，这五十年之间与太鲁阁的交往，是大自然对我的“陶冶”过程。

并且，由于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离开绘画，一直都会回来写生，因此，如果说这种“陶冶”是充实我对“美”的追求和认识，是一种“美术教育”或更大范围的“美的教育”的话，应该也可以算是正确答案了吧？

可是，什么又是真正的“美术教育”和“美的教育”？

五十年之后，我在立雾溪湍急的水声之中，开始慢慢自省，想要找出那个可能比较完整一些或者贴近一些的答案。

我不敢用“正确”这个词，是因为我只能以自己个人的成长过程来探讨这个答案。缺乏旁人经验的佐证，既没有统计数字，也没有系统学说，真的只能算是“我在成长中逐渐明白的一件事”了。

我想要试着去说明的就是：

什么是美术教育里的那个“美”？以及，那个“美”通过了大自然之间的种种变化与不变化，如何来塑造我们的心志与灵魂。

再简单一点来说，就是，关于“陶冶”这件事，

真正的终极目的，究竟是什么？

在我们这个社会里，由于深受历代沿袭下来的观念所影响，“美的教育”常常被视为一种脱离现实的贵族化的教育，升学考试里没有它，日常的生活里好像也不必要有它。因而，如果有人被称为“唯美主义者”之时，跟随而来的评语，带着善意的，或许会说“此人因而善感、多情”。带着恶意的，就会说“此人逃避现实，整日处在风花雪月的梦幻世界之中”。

可是“唯美”这件事，其实有许多层次，许多不同的境界。而世间的“风、花、雪、月”，都是大自然之中的组成分子，若是要仔细去探究，恐怕真是要对它们的变化叹为观止了，那是多么有秩序，多么坚毅而又理性的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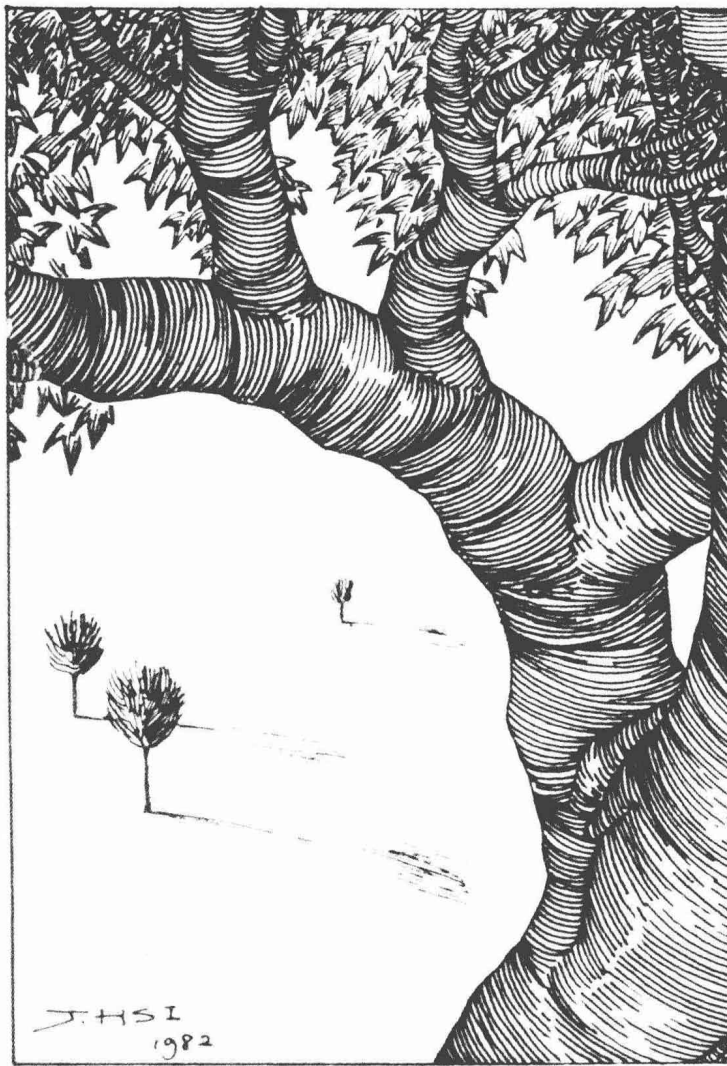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里，我们且不去追究风的生发，不去追问它

催生了什么？又消弥了什么？也不去探问月的运行与潮汐的关联，甚至也不去碰触关于雪的范围。

在这里，让我们只来谈一谈花的萌发，甚至，只谈千万朵花容中的一种——杜鹃。

一位专研植物学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，杜鹃花的原乡，有可能是在喜马拉雅山系，在一处海拔六千公尺的地方，那里有一条“杜鹃花带”。朋友说，杜鹃花的出现，可能是从那里开始的。

然后，或许是因为气候的变迁，或许是生存的需要，甚至可能只是由于鸟雀和走兽无心的散播；总之，在一亿年的时间里，杜鹃花科的植物逐渐在世界各地繁衍了起来。无论是在温带或是亚热带，无论是在野外或是在庭园里，花朵或大或小，叶片或厚或薄，植株或高或低，无论它的外观有多大改变，在这一株植



J. HSI
1982



物的身体里，始终都带着最初始的记忆。如果我们试着来把它“拟人化”的话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：无论这株远离原乡的杜鹃，为了求生而有了什么样的改变，在她的心里，却是始终会记得自己的来处，知道自己的所属的。

因此，开花的时候，她知道自己是—株杜鹃，绝不会错开成“芙蓉”或者“玫瑰”。

这样的坚持，这样的绽放，在大自然中处处可见，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又一部的“移民血泪史”了。生存的意义以如此惊人的“美丽”呈现，请问，这“美”是再逼真也没有的“现实”，何梦幻之有？（不过，我这里必须申明，也并不需要特别排斥“梦幻”，它其实可以是想像力的泉源。）

说得有些远了，还是回到这个五月初的下午，回